



Chengfengerlai De Xingfu

# 乘风而来的幸福

音乐盒子 著



你知道吗？爱情这东西，就像星星一样。一个人看着，觉得距离很远；两个人看，就可以一起看见永远。



华文出版社

## 推荐序

Sevia 是我在彰师大的系上学姐，也是我的好姐姐。

认识她以来，她给我的感觉，是一个纯真没有心机，总让人感受到单纯气息的女孩。

她的文字，也是如此。

她的故事就如同她给我的感觉一样，总是纯真而自然，并且不假造作。在 Sevia 的文字间，总有着最真实的情感，点点滴滴，交织成了这一部淡雅却隽永、低回不已的故事。

这是她第一部发表在网络上的小说，当学姐决定要下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或许也因为是第一次写作网络小说的关系，总有些不知所措。所以我在她边写作边修稿的过程中，以第一读者的角度提供她写作上的建议，看着她完成这部故事，也看着她在网

# 乘风而来的幸福

络上完成连载。当得知她的作品要交由雅书堂出版时，我是比她还兴奋的，仿佛要出书的是我而不是她（笑），甚至我还像个任性而兴奋的孩子一样，这么跟她说：“这本书的推荐序，一定要让我帮你写。”Sevia 也很高兴的不嫌弃，一口应承让我帮她写这个推荐序（果真是我的好姐姐。笑）。

这是我第二次帮好友的书写书序，并且很巧的，都是雅书堂所出版。话说回来，我之所以会想主动帮 Sevia 写这篇推荐序，或许也是因为，这部故事对她而言是部特别的故事，对我也是，因为故事里有好多人都是真实存在着的。也许有人看到这里会想问我：“那照你这么说，《乘风而来的幸福》这个故事里头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吗？”我想，我会代她这么告诉你：“小说这种东西，只要是用‘心’去写，就是真实。”

可不是吗？这是一部用“心”一字一句写成的小说，所以自然也是一种“真实”。

故事里很多人都是真实存在现实生活里的，所以，当我看着这部故事，总有种特别的熟悉，那是一种很多人事物都仿佛历历在目般的熟悉。同时，在这部故事里，你也可以看见一个纯真的女孩不假包装的心情，以及那种文字间轻柔而美丽的感动。究竟天使是什么？幸福是什么？我们在爱情里所一直不断渴求与追寻等待的又是什么？你可曾跟我一样，思索这个问题呢？如果是，那么，不妨看看女主角季夏的心情，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找到一

# 乘风而来的幸福

种最真实的触动。

并且，那种触动是一种绝对的真实想念、眷恋与守护。

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？一转身，在风里，她用她最真实的凝望看见了他。

谨以此篇序，祝贺 Sevia 的第一本书问市。

这些年，有过笑，有过泪。

醒来，忘了，算了。但，祝福永远在，不曾消失过。

祝福我的好姐姐，Sevia。

网络写手 Vela 于彰化师大宿舍



那年夏天，我遇见美丽的天使，守护着我的幸福，从风里来了。

而当风筝飘在蓝色的晴空里时，我知道，自己再也不需要等待什么。

同时明白，原来所谓真正的爱情，是不假包装的。于是即使在不同的时空里，在不同的人身上，也能够遇到同一种心动的感觉。

在看到这样的标题，这样的开头之后，或许有人会想，这是哪门子柏拉图式的爱情？

我不认识柏拉图，我想，柏拉图应该也不认识我，虽然我是

标准的双鱼座女孩，每每在星座书上，总是可以看见双鱼座的特质之一——喜欢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。但是我跟柏拉图之间，真的点交情也没有。尽管我承认自己应该有着这样的特质，但是我也认为，自己还是带着某种程度的理性。至少在这样的特质发挥完后，我会记得自己，还是属于“具有理性的动物”。

所以，这样的标题，这样的开头，被赋予的应该是柏拉图式的包装和理性的骨子吧！那么天使可能不是真的代表天使，而风筝也可能不是真的代表风筝。

因为相信而相信。如果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，那么你将发现，天使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

别在此时试图转头寻找。

因为我说了，天使总在“不经意”的时候出现。然后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，毫无虚假，不用做作，因为有点想象力的人都会知道，天使不必拿着牌子标示自己的身份，也不用浪费丝毫力气告诉你他是天使，而你自己就应该会知道。

那是 magic 吗？

应该是，也应该不是。

但惟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样的 magic 只在你相信的时候，才会降临。

同时可以再肯定的一点是，天使是不会刻意包装自己的。它不会在要见你之前，特地到发廊做个造型，或是 shopping 一个下

# 乘风而来的幸福

午来刻意打扮自己。她会以最纯真，最原始的一面，和你见面。

所以我说天使可能不是天使。

这样的说法并不代表我否定天使的存在，而我想，在天使到来的时候，她所希望我们看见的，应该是那不带包装的纯真之美，而非世人包装过的光环吧！这样我们看见的，才是真实的。

那么风筝也或许不是风筝了。

那是一种被允许自由翱翔的快感。

在纯真与自然的护卫下，所谓“风筝”，才能够真正无拘无束地在属于它的国度里飞翔，并得到祝福，否则其他多余的附加和累赘，都会让它增加过多不必要的重量。

于是所谓“真正的爱情”，是不假包装的。

然后才可以真正自由翱翔。

还有一点，我突然想到。

那就是，天使的确是“神”的一种。

所以它的确带有某种程度的 magic。

神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，不同的人身上，展现同样的神迹。

所以我想，我也可以和柏拉图一样，看见同一种心动的感觉。



对于“夏天”这样一个词汇，除了会让我想到自己的名字“季夏”外，剩下的，莫过于薰浓的阳光味道了，就好像寒冬、暖春过后，晒在阳台上的棉被，过个两三天后再拿进屋内，“嗯……”一股薰鼻的味道马上扑了上鼻，却也因此令人难以忘怀。

说真的，我曾经想过，爸妈为什么要帮我取个这么“柏拉图式”的名字。“季夏”，颠倒过来就是“夏季”，我知道我姓季是事实，不过也不用特地找了个“夏”字来搭配吧！

后来我想到了，我妈妈也是标准的双鱼座女生。

好吧！那一切就自然而然的水落石出了。

这样的名字，应该很令人难忘吧！虽然大家通常不连名带姓地叫我。

# 乘风而来的幸福

那我应该叫什么呢？

大家好，我叫小夏。

\* \* \* \* \*

我忍不住盯着那家伙瞧。

“没关系，听我唱，这句是这样的。”社长很耐心地在教那位。

我也不是故意注意到他，不过当他“蹦”出第一句时，我的确是“深深”的被那key完全走样的调调吸引住。好在他只是轻微的五音不全，在社长稍稍指导下，马上就一切“正常”了。

“小夏，你在看谁啊！”巧轩学姊好奇地凑过头来，又一副八卦的口吻跟我开玩笑说：“那是大四的学长耶，国文系的喔！你喜欢啊！”

“天啊！别开玩笑啦。又长得不怎么样，跟我梦想中在大学碰到的男孩，未免也差太多了吧！”我心想。

可不是吗？仔细“端倪”了一下，从头到脚，嗯……身高起码有一百八十公分，可以；身材嘛，也不胖啰！还算适中，不过偏瘦点；气质吗！还有点像国文系的“书生”味啦；长相嘛……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满脸“痘”花。

我好像审美委员会的评审一样，正在为他的“生死”做论断。

但这可不是因为好色的关系，我不过是替自己的“清白”做辩解罢了。

说他满脸“痘”花，好像又残忍了点。他的痘痘好像真得没这么多啦！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和我心目中的帅哥有点差距。

讲到这里，我双鱼座的性格又浮现了。

浪漫、惟美的爱情故事，那才是双鱼座美眉所向往的吧！而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“第一次”，就这样送给一个相貌平凡又五音不全的“痘花男”呢？

所以总而言之，学姊真是“太爱开玩笑”了。

“学姊，你想太多了吧！我是在看社长教他唱歌。”我说。

“呵呵！跟你开玩笑的啦。继续练习这段吧！”学姊说。

“嗯！”我应了声，又忍不住看了一下那位大四学长：“真可怕的玩笑，不过没想到他跟我同系，现在又同在合唱团。”我心想。

巧合的事，总是意外得多。

要怎么形容缘分是个奇妙的东西呢？

缘分强的时候，就像吃麦芽糖一样，一口下去，黏得让你离不开它。甚至黏得满牙都是，要你永远也忘不了它。这样听起来，麦芽糖还真是个有点邪门儿的东西。

# 乘风而来的幸福

有时缘分，才真的令人感到邪门儿得很。

打从今年夏天，填完志愿卡后，我的“麦芽糖情缘”就注定要开始了。

大学里有种怪怪的“家族制度”，所谓的“家族”，就是系上一群人，成员从大一到大四都有，组成的一个小小团体。目的呢？则是为了彼此交流课业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也让高年级的学长姊，可以对学弟妹在学校中的一切，给予指导和协助。

今天家族的大二学长通知我，这个星期四中午，大四的学长要请我们大一到大三的吃饭。地点则在学校里面的简餐馆。

“那就去吧！”我心想，反正只是吃个饭，礼貌上应付一下就好了，跟大三大四的学长姊也不可能熟到哪去。

为了不失礼，这天我提早五分钟到系馆前等他们。

没多久，下了课的学生，慢慢的从系馆走了出来。

左看右看。

“人在哪里呢？”我不禁边望边想着。

“是他。那五音不全的痘花男。”我看他从系馆里走了出来。

我可不是来看他的。

大二学长呢？

“咦？不就在‘痘花男’旁边吗？”我可终于看到了。

看来他们好像认识，正在说话。

没多久，大二学长看到我了，向我打了招呼后，就跟那五音不全的“痘花男”，慢慢地边走边聊了出来。

“那大三、大四的学长姊呢？”我又忍不住接着想了。

突然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。

“不会吧！”我心想。

就是那样。

那五音不全的“痘花男”，就是我的家族直属大四学长。



“你不是有东西要给学妹？”大三学姊催着大四的“痘花男”学长。

“喔！”他笑了笑，把东西递给了我。

一看，原来是两包牛舌饼。

“这家伙，送两包牛舌饼，也会知道不好意思喔！”我望着他有些心虚的笑容，不禁这么想。

“我姓李，木子‘李’，叫奕璟。‘奕’是‘神采奕奕’的‘奕’，‘璟’是南唐二主李璟的‘璟’字。”

“李奕璟。”根据他的介绍，我在心底把这个名字拼凑出来。

原来他叫李奕璟。

嗯，看着眼前这个大男孩，我的“怜悯之情”不禁油然而生。

"嘿！"他笑了笑，把东西递给了我。

一看，原来是两包牛舌饼。



# 乘风而来的幸福

好吧！看在他是我学长的分上，虽然第一次见面只送我牛舌饼有点“苛刻”，不过面对眼前这还不错的一餐，我就姑且考虑不叫他“五音不全的‘痘花男’”了。

“那你呢？我都还没问你大二学长，你的名字是什么呢！”“痘花男”，喔，不，是奕璟学长对我说。

“我姓季，‘季节’的‘季’，单名一个‘夏’字，就是‘夏天’的‘夏’。”我说。

“那颠倒过来不就是‘夏季’吗？真有意思。”他笑着说。  
真有意思？那家伙就不能想一个好一点的形容词吗？比方说，“好美的名字”，或“好特别的名字”，诸如此类的。害得我又忍不住想叫他是“五音不全的‘痘花男’”了。

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。  
特别在哪里呢？我开始想。  
喔！我知道了。细听来发音仔不太标准的国语，不过不至于到“sóng”的地步，甚至还会让人有种难忘的感觉。  
难忘？我心底不禁呐喊出这两个字。我看我真是想太多了，那个唱歌会“五音不全”的家伙，声音会让我难忘才奇怪。

不过说难忘好像也是对的。因为他是“五音不全”的家伙。  
呵呵！因为“特别”，所以难忘。



校门口的“机车大队”，场面还真是壮观。

“小夏，你们有家聚了吗？”晓庭问。

晓庭是我在合唱团认识的朋友。这天我们一同出校外吃饭时，看到了壮观的“机车大队”，晓庭可能是因为有感而发才问了出来。而且不用怀疑，这种场面往往在家聚的时候才会出现。

所谓家聚，顾名思义就是“家族聚会”的省称，通俗来说，就是家族培养感情的好时光。

“有啊！上星期在学校，大四学长请过我们。”我说。

“这样啊！好可惜喔！竟然只在学校而已。我们上星期到外面吃自助式的晚餐，你不知道，那里东西好多喔！我猜学长姊花了不少钱呢！”晓庭说。

“嗯，那还不错啊！”

“你们还有再家聚的打算吗？”晓庭问。也许她是觉得我该吃好点。

“不知道耶，还没听说。”

“喔！”

说真的，我倒是不会特别期待家聚，正如我之前所想的，反正跟学长姊应该也不会有太多聚会吧！而且，我也不太想看



到那“五音不全的家伙”，对了，他有名字了，叫李奕璟，对，就是他五音不全。

我干嘛一直特别强调他呢？

只是每每想到那“可口”的牛舌饼，我就会脸上三条线。

还真够家常了。我又忍不住心里损他两句。

不过家族制度真是够好了。

因为没多久，我又可以吃大餐了。至少花钱的不是我。尽管学长姊可能又要大出血了。

“等一下大四学长会带你。”大二学长说。

“嗯！”我说。

老实说，我觉得自己有点怪，因为此刻心底，竟然没来由的有一点想刻意跟奕璟学长保持距离。

他有这么讨人厌吗？我忍不住问自己。

也许还好，可是我就是想跟他保持距离。

那好吧，等一下上车也不用跟他太“轻声细语”了。我心想。

莘莘学子们有一个最大的坏毛病，就是迟到。

我准时来了，却足足等了三十分钟。

至于那家伙，噢，不对，叫他奕璟学长好了，好吧！至少他拥有值得称赞的一点，便是准时。

“等了好久。”他说。言下之意，是有点抱怨的意思。